

# 黄苗子与郁风

到上海去 走进漩涡

一阵风，一团热烈的火

艺术与革命的诱惑 滚滚烽烟

在香港的日子 芦笙今日调新调

选择新生活开始了  
风暴再起 生死两茫茫





李辉传记作品系列

# 【黃苗子与郁风】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苗子与郁风/李辉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

ISBN 7-216-04477-0

I . 黄…  
II . 李…  
III . ①黄苗子一生平事迹②郁风一生平事迹  
IV .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0910 号

**黄苗子与郁风**

**李 辉 著**

---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70 毫米毫×980 米 1/16  
字数:318 千字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数:1—6 000  
书号:ISBN 7-216-04477-0/K · 469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20  
插页:1  
印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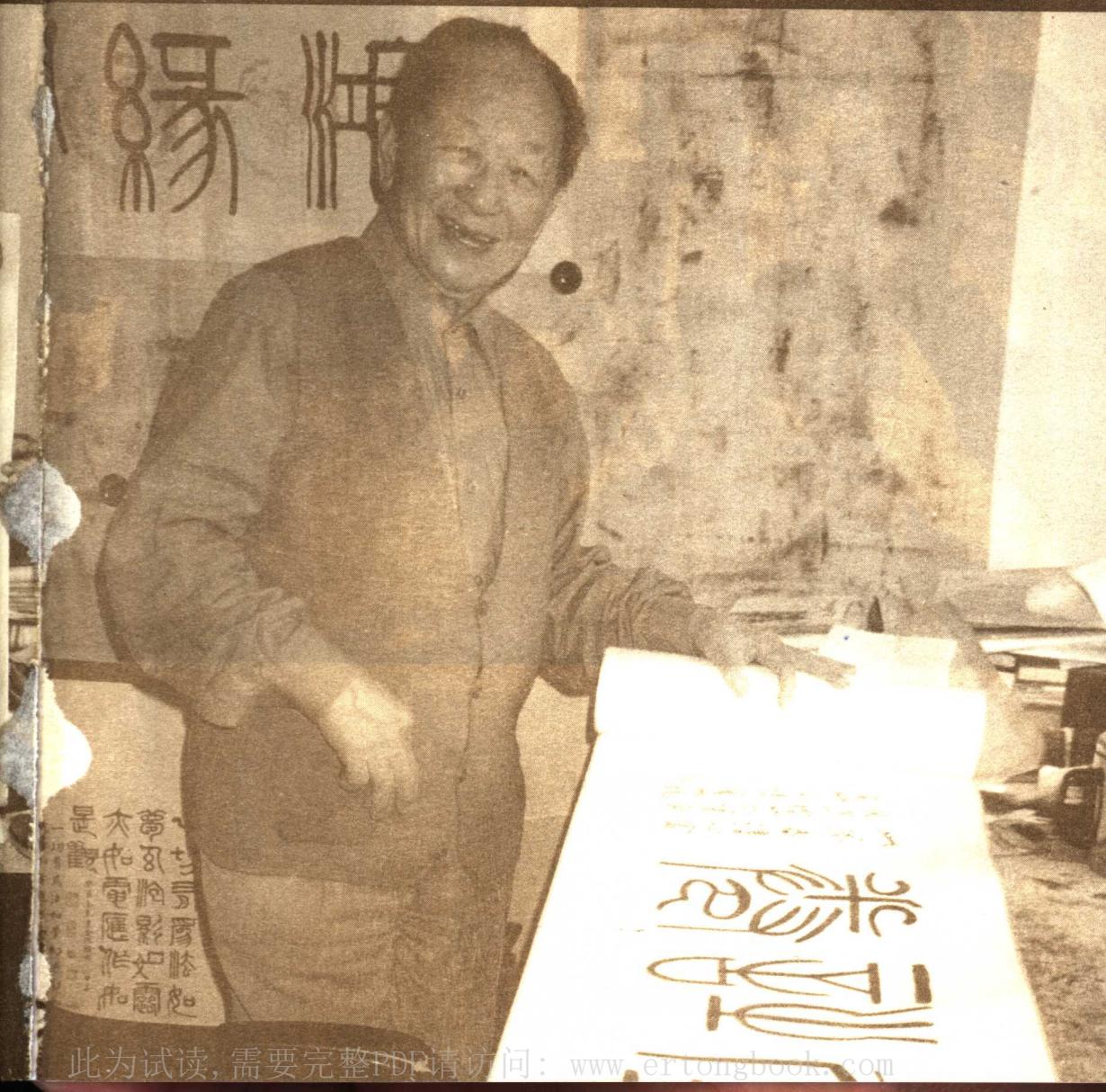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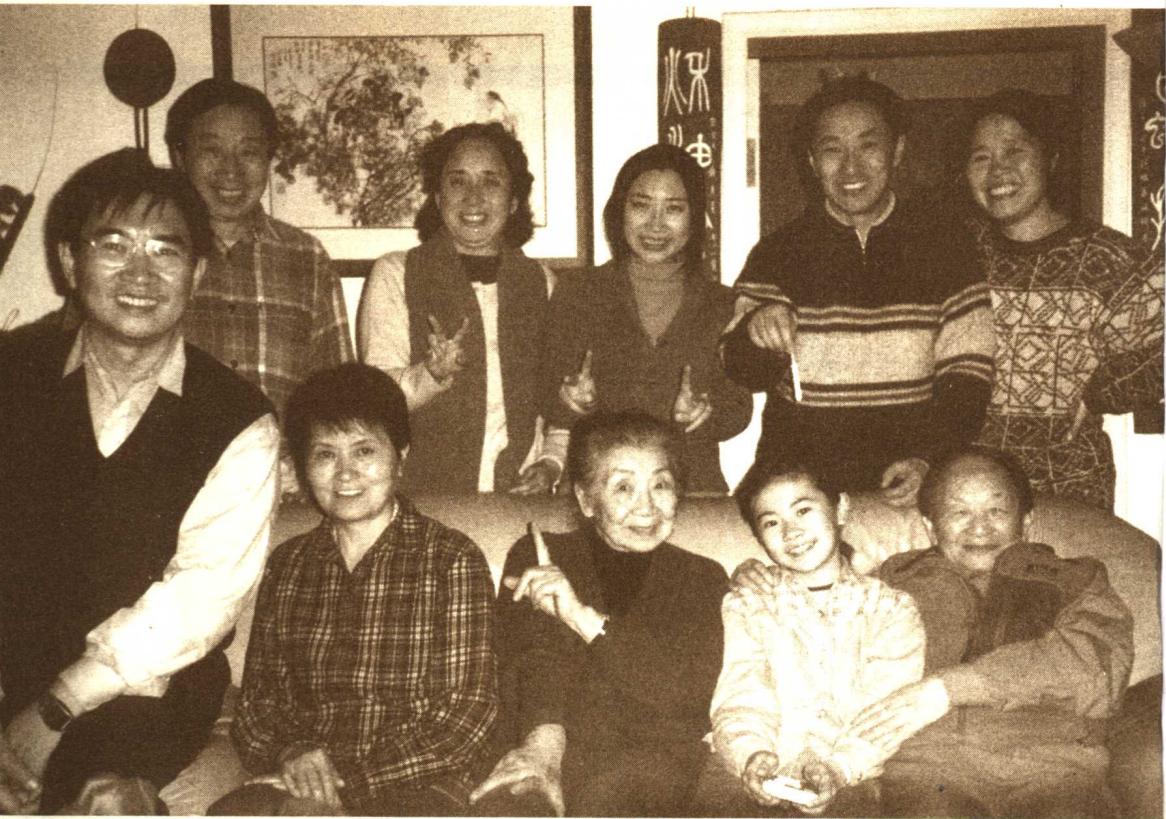
丁聪笔下的郁风



2003年春天，SARS肆虐时，郁风赠画给白衣战士

90岁的黄苗子愉快地向人展示新作





瞧这一家人(2003年)

# 目录

新版自序 /1

引子 /1

一 到上海去 /9

二 走进漩涡 /24

三 一阵风，一团热烈的火 /44

四 艺术与革命的诱惑 /65

五 滚滚烽烟 /83

六 在香港的日子 /102

七 芦笙今日调新调 /122

八 选择 /144



九 新生活开始了 /172

十 风雨飘摇“二流堂” /195

十一 悲怆北大荒 /216

十二 风暴再起 /241

十三 生死两茫茫 /266

尾声 /295

## 引子

1

飞机从北京向香港飞去。

还有别的什么地方能够比在空中更能感受岁月沧桑？

机翼下云海在涌动。远处挺立的云朵，被阳光镀上明亮的轮廓，俨然一座座山峰，矗立于天际。在这里，空间的概念与在地面给人的感受有着很大差别。极目望去，广袤，无垠，一个几乎无法用距离、无法用高低大小来衡量的世界。注目窗外，云海与山峰似乎动也不动地与阳光一起凝固在一个瞬间。

这个瞬间却包容着无法丈量的悠长。

大概只有坐着飞机进入如此巨大的空间里，所谓时间与空间的意义才被夸张地凸现出来。而对于曾经经历过漫长而曲折的人生旅程的人来说，所有的喜愁哀乐，所有的荣耀屈辱，在这样的时刻，都显得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人作为一个实体，在茫茫天际间的位置，在时光河流中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对历史的感受便超乎寻常地强烈起来。

对于黄苗子、郁风夫妇来说，此刻就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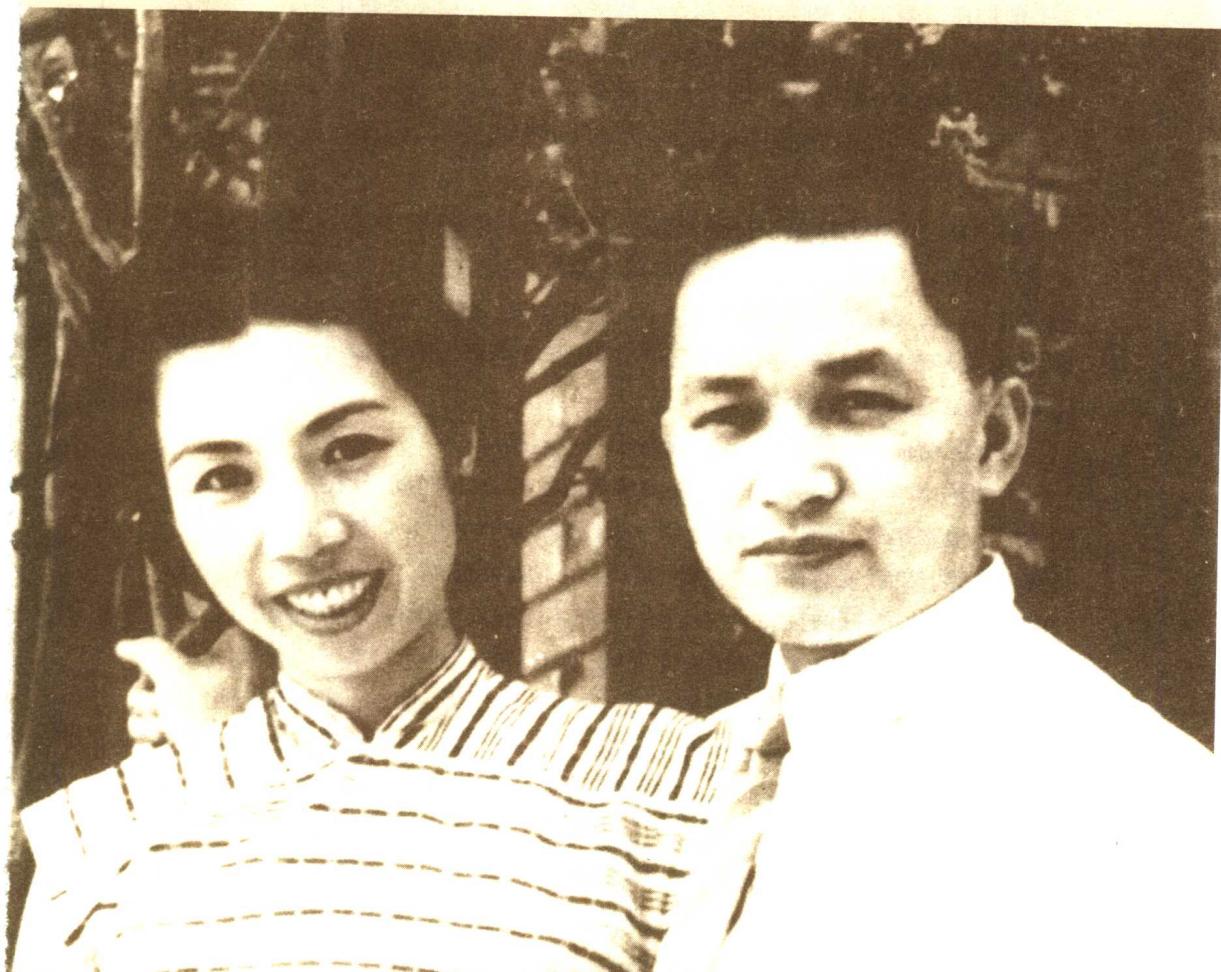
2

凝望着窗外 1980 年的阳光与云海，想到从北京只需要短短三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香港，在黄苗子、郁风夫妇心中，历史的流逝就不再仅仅是抽象的比喻，而是可以触摸可以感觉的某种实实在在的物体，它轮廓鲜明而又具有沉甸甸的分量。

自从 1949 年从香港抵达北京至今，他们已经整整 30 年没有回到香港。当年离开香港时，他们还是三十出头，如今却已年逾花甲了。三个小时，对于他们，等于 30 年。

30 年风风雨雨，30 年悲欢离合。

1



20世纪40年代的黄苗子与郁风英姿勃发



30年，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目睹了太多太多的变故，品尝了太多太多的酸甜苦辣。

他们还清晰记得30年前告别香港的情景。他们经周恩来批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安排前往北京，便毅然放弃在香港的一切，甚至把孩子也丢给了祖母，风尘仆仆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典礼。他们全身心拥抱一个新时代。他们为自己能够参与一个时代的开创而自豪，更为能够投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业而兴奋不已。

他们有过工作的快乐，有过与全民一同建设一同高歌的兴奋。但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幸福在他们身上竟然停留得那么短暂。一次次或大或小的政治运动，如同风暴一样将他们卷起又抛下，抛下又卷起。到了“文革”，整个民族在受难，他们更是无法逃避这一漫长的磨难，并因为30年代郁风曾经与江青有过密切往来而被关进监狱长达七年。

时光无谓地流逝，生命于百般无奈中一点点消耗。

大约从40岁到60岁，他们一生中最为宝贵的20年时间，就在一种难以言说的情形下浪费殆尽。本应在事业上留下可以自豪的业绩，本应在艺术创造上走一条辉煌的路，然而，受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一切都是茫然。当和全民族一起走过“文革”，迎来改革开放时代的时候，他们不能不以极其复杂的心情，回望走过的二十多年历程。说不出应该是惋惜还是懊悔，有的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苦涩的笑。

然而，他们毕竟微笑着走到了今天。无论何种压力、磨难，都没有把他们压垮，即使在秦城监狱期间也是如此。将近七年，他们同在一片天地里却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下落。但是生存的强烈愿望和乐观态度，使他们走过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日子，看到了肆虐者的覆灭，迎来了平反的一天。

他们有理由发出朗朗笑声。从一种特殊意义上说，许多和他们经历相似的人，真正有资格对历史发出微笑。尽管生命被消磨，时光被虚掷，但他们的精神没有泯灭，他们创造生活的热情从来没有在心底消失。当苦难过去，当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敲开中国历史的大门，他们便欣欣然与过去告别，在自己所擅长所珍爱的艺术天地里开始新的人生历程，并真正进入了艺术创造的自由与丰收的季节。

尽管姗姗来迟，尽管往事不堪回首。对于黄苗子和郁风来说，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从过去走到了现在。重要的是，他们的才华又有了挥洒的可能。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重新获得的这一切，他们要在生命最后的册页上，写上令人

满意的华章。

此刻，在飞机上，坐在他们身旁的乘客，当然一点儿也不会感到他们会是历尽沧桑磨难的一对老人。他们的模样，比实际年龄要显得更为年轻（即便后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两位已经八十高龄，但依然漫溢出勃勃朝气，人们从不会将衰老与他们联系起来）。

他们显然为得到批准到香港探亲而感到格外兴奋。想到即将重新回到阔别30年的香港，他们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受情绪的影响，窗外的一切都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

郁风倚靠着窗户，显得更为激动。在这位画家眼里，天空呈现出来的一切，是一幅幅美妙绝伦的风景，足以让她陶醉与回味。多少年了，自然界的美丽永远是她心目中最为神圣的上帝。她甚至非常欣赏一位西方哲人的一句话：美比历史更真实。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天空中的一片云一缕清风，都能让她忘记暂时的不幸与苦难。何况此刻快乐环绕着她，她更有理由陶醉于云海与阳光构成的景象之中。

郁风会将这样的景象牢牢记住，在随后的日子里细细回味。这是她的一个习惯。她对印象深刻的风景，总是要在心里反复过滤，直到某一时刻产生一种特别的冲动，她便会以一种属于自己的表现方式将之重新描绘出来。

郁风永远是那么天真、单纯。有朋友说，她简直就是一潭清澈见底的水。有她在，就有笑声，就有扑面而来的朝气。她流露出来的性情，无法使人相信，她的一生竟是那么丰富多彩，变化无穷。她自己恐怕也难以用几句话概括出自己的一生。此刻，在飞机上，窗外的景象足以让她忘掉过去的一切。一切显赫，一切沉寂，一切苦涩。

不必去想，在父亲郁华这位多才多艺的大法官的影响下，在三叔郁达夫的影响下，自己如何倾向于新文学和西方艺术，从而以一个爽朗、天真、富有创造精神的新女性形象，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界，成为颇有影响的才女；不必去想，自己感到了艺术和政治两种完全不同的诱惑，在两者之间久久徘徊，或者说，在更多的时候，她在社会活动中倾注了更多的热情；不必去想，风雨岁月中，和王昆仑、夏衍、廖承志等一起活跃于左翼文化运动中的兴奋与满足；不必去想，



在黄苗子陷入逆境之后，自己含辛茹苦，坚强地把三个儿子抚养成人，用爱心和乐观温暖全家；不必去想，在监狱里目睹的形形色色的人与事，和自己经历的屈辱与磨难……

应该想的实在太多。可是，郁风的目光一直注视着窗外，凝望着天际间变幻无穷的景象。

4

离香港越来越近了。近乡情更怯，和郁风相比，黄苗子另有一种拥抱家乡的激动。香港对于郁风，只是一个告别 30 年的地点，虽然她在这里生活过，工作过，但这里毕竟不是她的家乡浙江富阳，也不是她的出生地北京，或者她多年活跃过的上海。相比而言，在她的心目中，这三个地方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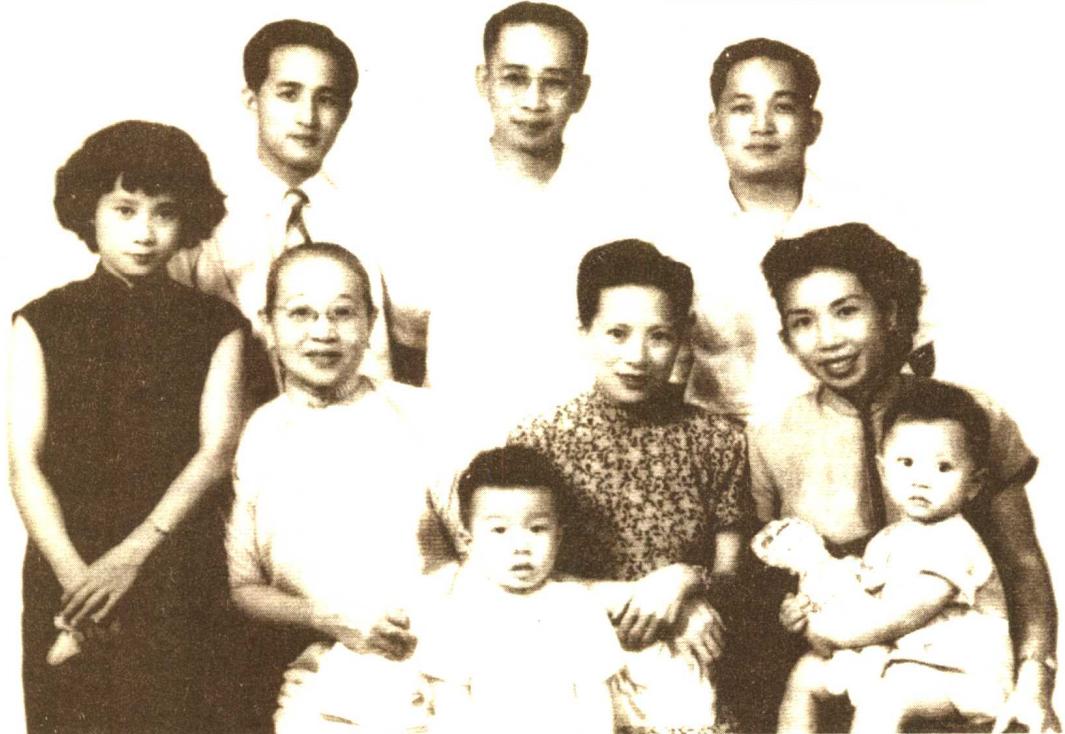
黄苗子则不同。在只有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就带他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来到了香港。他在这里长大，香港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家乡。此刻，重归故里，他想到的不仅仅是 30 年前的离别。

他想得更远。

他想到了 52 年前的 1932 年那个难忘的 3 月。19 岁的他只身一人，悄悄离开家，带着简单的行李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开始了一生的漂流。在毫不留恋地告别香港的那一时刻，他就把自己融入了整个中国大地，把自己与所喜爱的艺术紧紧维系在一起。不过，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纷繁岁月里，家乡香港并没有真正走出他的生活。因为战争的缘故，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所形成的特殊位置，又成为战乱年代黄苗子一次次逗留的地点。香港注定是他一次次的避风港，或者说是歇息的驿站。童年美好的回忆也罢，熟悉的街景温馨的抚摸也罢，在黄苗子的生活中，香港从来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即便在漫长的 30 年无法拥抱的日子里也是如此。

飞机上，三个小时对于黄苗子，不仅仅等于 30 年，而是半个世纪的跨越。

半个世纪经历过多少人生的大起大落，目睹过多少迥然相反的历史场面。当走过半个世纪历程之后，他才深切感受到历史居然存在着那么多的不可知性。在国共两党对峙时期，他一方面在国民党重要部门担任要职，另一方面却支持和帮助郁风积极参与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活动，甚至在历史的紧要时刻，从消息、经



20世纪40年代,在香港时黄家全家福

费等方面帮助他所敬重的共产党人。从而,他在两种政治力量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而微妙的关系。

可是,他未能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过去一下子成为他无法卸掉的历史重负。历史的复杂被简化为极其简单的存在,非此即彼,非我即敌。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他只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抛掷到一个旁人难以想象的窘境,进而以“右派分子”的身份,在逆境里品尝世态炎凉。

一个人的半个世纪,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史书。

这次到香港,黄苗子、郁风将在这里逗留三个月。三个月,与半个世纪或者30年相比,实在显得短暂。但是,对于他们这种经历和这种年龄的人来说,3个月又何其悠长!三个月,90个日日夜夜,足以使他们重游所有熟悉的街巷,足以使他们感受这里发生的变化,同时,也足以使这里的人们了解他们,感受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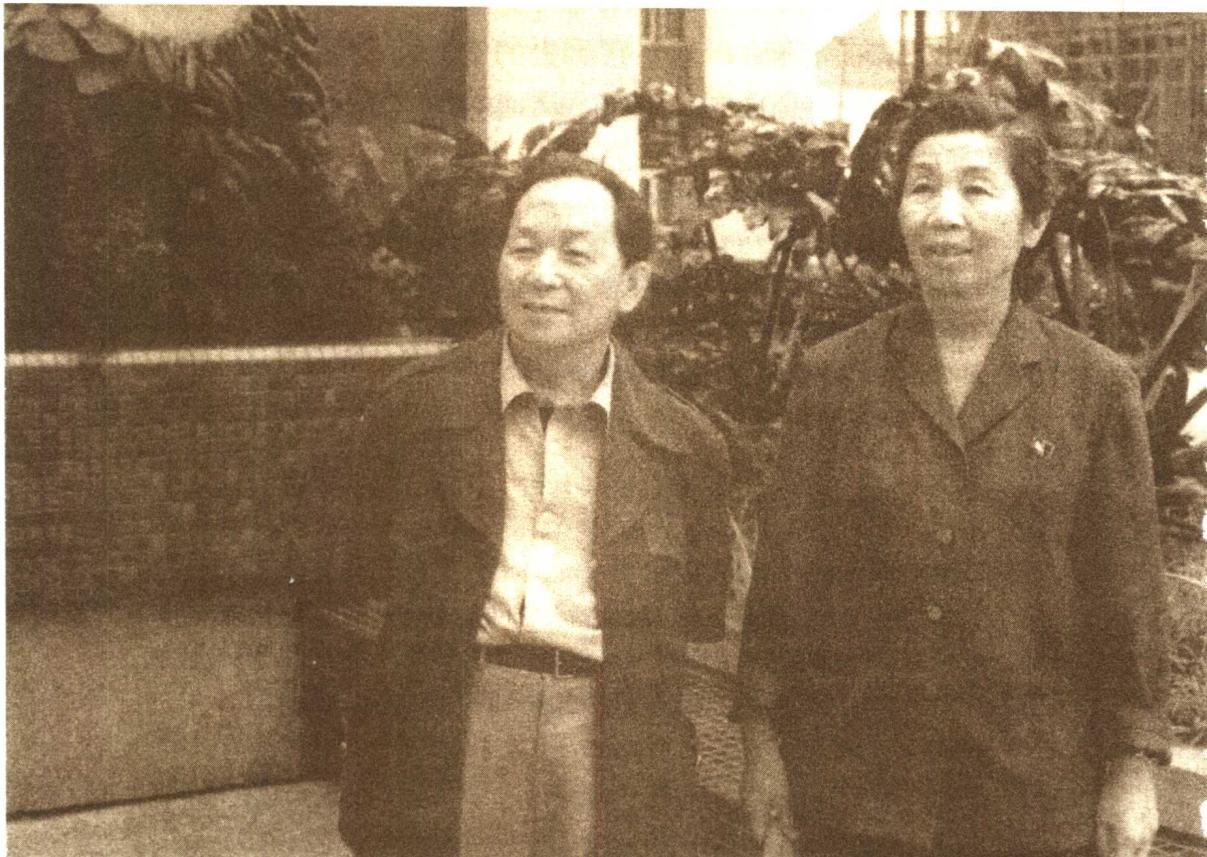


他们清楚,不管怎么说,在1980年这一时刻抵达香港,他们终归是某种象征,历史的,也是现实的。环绕他们的目光,将是各式各样的,等待回答的问题也将是各式各样的。他们不是政治家,可是所经历的时代和走过的路,又不能不让他们的生命无形之中增加了他人所少有的政治意味。

从香港到大陆,从半个世纪之间的漫漫风雨到今天的暮年夕照,他们身上该有多少令世人感兴趣的话题。从1944年两个人在重庆结婚之后,他们的命运从此就紧紧联系在一起,再也没有分开。一帆风顺也好,坎坷磨难也好,他们一同走过。

两个人有那么多的相似。相似的乐观与豁达,相似的善良与真诚,相似的对艺术的热爱和艺术品位。在友人眼里,他们是和谐的、值得信赖的一对夫妻;在儿子们眼里,他们是值得尊敬值得爱戴的父母;在艺术评论家眼里,他们各自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使他们在美术界是耀眼的双子星座;而在一些熟悉他们的中国共产党

历经牢狱之灾的黄苗子、郁风“文革”后首次到香港(1980年)



的领导人眼里，他们还曾经是作过重要贡献的人……

其实，作为艺术家的他们，自己最为看重的是人格。

茫茫宇宙，纷繁世事，还有什么比做人——做一个真正的好人更重要？于是，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挫折，可以有种种意想不到的情形，也可以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过失与遗憾，但善良和诚实是做人的根本，他们从来没有将之抛弃，从来没有因为任何外在的压力而有丝毫改变。他们向世人展示的不仅仅是艺术永恒的美，更有人格的美丽。

他们可以坦然地告诉世人：我们堂堂正正地走过了一生。

美比历史更真实！

足矣！

飞机在下降。香港在前方。

半个世纪前黄苗子从这里走向独立的人生。

30年前，黄苗子和郁风从这里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如今，远方的游子归来。他们内心里或许多少有些惶然。他们不知道变化最大的是这座城市，还是他们自己？

他们可能会这样问自己：我们还能认识香港吗？香港还能认识我们吗？

一生中的一段新的旅程，又将从这里开始。



# 壹

---

## 到上海去

1

到上海去!到上海去!

1932年的3月,19岁的黄苗子——这时他叫黄祖耀,用黄苗子这个笔名还是几年后的事——登上香港西营盘码头开往上海的客轮。一上船,他便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想到盼望已久、策划已久的行动终于付诸实施,想到他很快就将抵达上海,此刻,他丝毫没有离开家、离开香港的依依不舍,而是巴不得轮船尽快启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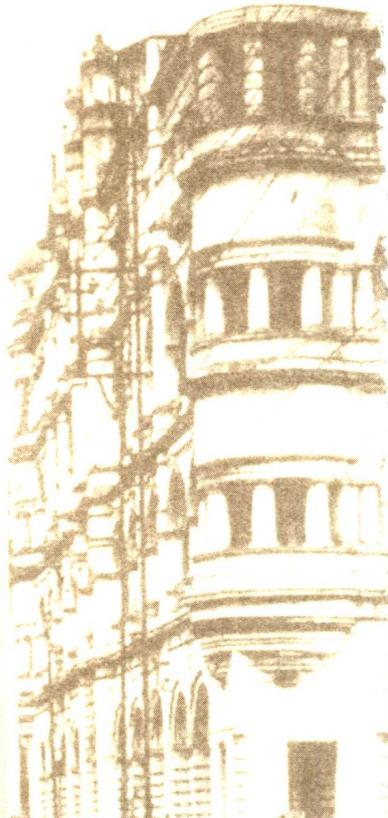
他是偷偷离开家里前往上海的。

很难说是在具体哪一天因为具体哪一件事情而导致黄苗子作出如此重大的人生决定的。因为,不管从何种角度来说,香港在他的心目中,永远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家里生活艰辛但不乏温暖。父亲虽然严厉得过分,手中的藤条和鸡毛掸子,随时挥舞着落在孩子们的身上,但还是值得敬重。常常温暖着孩子们的心的是母亲的慈爱,即便许多年后,回想起母亲,黄苗子心里仍然油然而生阵阵感激和依恋。八个兄弟姐妹,更是少年黄苗子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伙伴,他们在一起念书,一起玩耍,生活苦涩却因为有了天真烂漫而显得可爱起来。

可是,黄苗子还是决定离家出走,开始一个人闯荡天下的漂泊生涯。

一个最为直接的原因,应该是上海正在进行的淞沪抗战。自从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点燃战火以来,这位

20世纪初时的香港



年轻人的心就再也无法平静下来。虽然远在香港，他却每天都关注着那里的战况。民族义愤把他的青春顿时燃烧得滚烫。他不满足于平平淡淡的日子，这是渴望壮烈和浪漫的年龄。于是，他再也不愿意老老实实坐在课桌前，他向往着到上海投身于民族神圣的战斗。

另外一个潜在的、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是黄苗子对学校生活的厌倦。黄苗子生性活泼并且很有主见，在中学之后越来越无法忍受学习英语的那种严厉气氛。不知什么原因，对学习英语他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在他看来，这样的学习实在枯燥而无趣味。然而，父亲却偏偏那么看重英语，每日逼着他必须去学，这对于少年黄苗子来说，不啻一种折磨。

父亲不知道，15岁之后，黄苗子就已经全身心沉溺于漫画艺术之中了。

许多人的人生似乎有一种必然。政治家也好，文学家、艺术家也好，他们对事业的选择，似乎都不难从各自童年生活的影子中寻找到未来的萌芽。或者说，一个细节，一个并不重要的场景，甚至一两句不显山露水的言语，都极有可能在各自心中种植下未来的大树，决定着各自人生的走向。

做父亲的当然不会想到，故乡香山县城石岐仁厚里的那座显得有些寒酸的祖宅里，几幅清代著名画家任伯年的作品，居然会早早地在只有五、六岁的黄苗子心中种下对艺术向往的种子。这种向往，一旦和性情、和环境相结合，便会诱发出难以抑制的欲望。这样的情形过去在许多艺术家身上出现过，现在，在黄苗子身上再次得到验证。

黄家祖宅的书房里，挂着四幅任伯年的花鸟画，等黄苗子一稍稍懂事，它们就吸引了他的目光。至今，他还记得其中的两幅画。一幅桃花流水，几只鸭子在水上游嬉。另一幅芙蓉山石，上坐一只黑白花猫。他几乎天天对着这四幅画出神。当然说不上是一种欣赏，但画面所呈现的事物，笔墨所表达的那种情趣，幼小的心灵却能感受出来。

童年黄苗子坐在画前痴呆呆的模样，显得十分可爱，最早让姑妈感到好奇。这位只会看广东民间流行唱本的姑妈，开始按照她的理解给他讲述画面上的一切，随后索性用香山土话编出四句诗教黄苗子背诵：鸭仔落田“打丁泵”（双蹼打水作声），猫儿上树看花林，阿婆唔食（不食）三餐饭，唱条歌仔（歌儿）解婆心。

这样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这是最初的艺术启蒙，却最终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